



Elite Forum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坛

凤凰卫视 世纪大讲坛

第19辑

著名讲坛 ◆ 顶级学者 ◆ 热门话题 ◆ 通俗解读

辽宁教育出版社



Elite Forum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坛

凤凰卫视 世纪大讲坛

第
19
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大讲堂. 第 19 辑 / 凤凰卫视编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382-8776-9

I. ①世… II. ①凤…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自然科学—文集 IV. ①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6073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310 千字 印张: 22 $\frac{1}{4}$ 插页: 2 插图: 23 幅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吉 睿 王丽君 责任校对: 刘宝华 张金龙
封面设计: 谭慧丽 徐 帅 版式设计: 李 爽

ISBN 978-7-5382-8776-9

定 价: 38.00 元

为意外的成功作序

——写在《世纪大讲堂》结集出书之日

凤凰卫视公司董事局主席



当我们决定创办《世纪大讲堂》节目时，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们找不到任何范本。也就是说，把学术直接搬上电视荧屏，尚无任何的成功先例。我们只是觉得，让现实世界了解学术思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多是尊崇实践大于尊崇理论，而理论指导生活发生的频率实在太低。我们重视的理论，多是对刚刚发生过的实践的仓促总结。而每一位走进过大学校门的人都知道，学院派理论绝不仅于此，它是丰富的，多元的，五彩斑斓的，引人入胜的，甚至它们之间也有着类似戏剧的激烈冲突。假如我们把它搬上电视，至少是一部分读书人，可以离开书册之累，躺在舒适的床上，透过现代化电子传媒，了解深邃的理论世界。

于是，凤凰卫视同仁经过一番准备，于2001年元月推出《世纪大讲堂》栏目。

起初，我们只是觉得，把学术搬上电视，不管有没有人看，都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由于预见到这样的节目可能会因为没有观众而失去广告商青睐，最终导致节目自生自灭，于是我们在创办这个栏目之初，多少带有几分悲壮。但是我们成功了，这使许多同行——包括许多凤凰卫视同仁——大吃一惊。

我们的实际观众群，也大大突破了原先预想的范畴。它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海内外学子和那些具有一定知识积淀而又时刻关注着国家命运的观众。其间，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每个星期六都可以免费享受一次大学教育；正在大学工作或学习的人，可以不经过图书馆的繁琐手续，轻而易举地得知其他教授和其他学术领域的动向和观点；而已经走出大学校门的人，可以旧梦重温，不出家门，便可听到久违的恩师或新锐学者对国家改革的谏言。

由于国际一流大师，比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经常出现在节目中，《世纪大讲堂》显得大气满城。随着名校名师风采相继得到公平展示，《世纪大讲堂》也就变得内容磅礴，框架严密，百家争鸣。加上主持人游刃有余的穿插，化淤结于瞬间，使得如此严肃的节目中有了会心的笑和毫不拘谨的交流。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使《世纪大讲堂》出人意料地在一个极不起眼儿的非黄金时间，迅速蹿升为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之一。到此为止，这个得到观众厚爱的节目，已经播出将近八年时间。所以，我们继续推出这部实录书籍，以慰关心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以好的建议的广大电视观众。在这篇简短的序言的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凤凰卫视同仁，说一声“谢谢”。有了大家的关爱，才有了这个电视学术节目出奇制胜的成功。

2010年4月

目 录

CONTENTS

为意外的成功作序 / 刘长乐

——写在《世纪大讲堂》结集出书之日

001 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 刘再复

026 消费，就业与经济突围 / 周春生

042 西藏百年变迁之思考 / 周 源

057 全球与中国经济复苏轨迹 / 马 骏

073 佛教与中国“和”文化 / 楼宇烈

086 危机的全球化与全球化的危机 / 王 庆

101 富强与文雅 / 甘 阳

118 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 / 童世骏

134 台湾土改的启示 / 李 非

151 对话“五四” / 陈平原

173 世界图景中的“五四” / 王 康

189 政府职能与公共服务 / 迟福林

- 203 新医改能否治看病难看病贵 / 李 玲
- 218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出路 / 张 鸣
- 235 韩国文化与中国 / 孙科志
- 249 三十年中国社会道德变迁 / 何怀宏
- 262 土地改革的人文思考 / 王卫国
- 277 当代社会的义利之辨 / 周桂钿
- 290 易学的现代诠释 / 余敦康
- 303 从欧盟看欧洲的前景与挑战 / 冯仲平
- 318 文学的方式 / 王 蒙
- 333 史实精神与当代意识 / 熊召政
- 345 中国民族问题的考察与思考 / 杨圣敏

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刘再复



作者简介

刘再复 1941 年出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 年出国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刘再复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是 1986 年十大畅销书之一，曾获“金锁匙”奖。他的《论文学主体性》等论文，曾在国内引起全国性的讨论，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基础模式。他的学术著作还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等等，以及和李泽厚先生合著长篇学术对话录《告别革命》。



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在西方的文明发展中，贵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贵族不仅意味着一种地位和头衔，也意味着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一种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的东西。那么中国是否存在着贵族精神？如果存在，它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它的兴盛带来了什么？它的缺失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在当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诠释它？关于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文化学者刘再复先生。大家掌声欢迎。

王鲁湘：刘先生，我知道您1989年离开北京，离开中国以后，就好像一直在世界各地做一种文化的漫游。那么您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再回北京了？

刘再复：19年了，整整19年。

王鲁湘：您这么多年没有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强烈的感受是什么？是时间差带来的这种感觉？

刘再复：去国外19年了，这次借着你们凤凰的翅膀，能够回到北京，而且就昨天一天。我看了一下北京，变化真大，像我住的建国门外，跟以前比，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完全认不得了。

王鲁湘：包括你那个社科院很熟悉的大楼，外表完全变了？

刘再复：完全变了。

王鲁湘：对。

刘再复：这真是百年之裂变。变化很大。

王鲁湘：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您这么多年一直在欧美进行游览，包括进行一些文化的深层次的思考，有人说过，一个人出家、远游，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回家，是为了感受到家里的某种亲切性，或者说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家园。那么通过这么多年在欧美的这种游历，反过头来，再看自己的家园，看自己的家乡，您有什么新的领悟？

刘再复：过去读《荷马史诗》，一个《伊利亚特》，一个《奥德赛》，我把它们读成人生的两个基本经验，基本模式。《伊利亚特》基本上是人生的出发、出征。

王鲁湘：向外。

刘再复：《奥德赛》基本上是个回归。

王鲁湘：回家。

刘再复：尽管我现在还是个过客，但我这次毕竟是个回归，所以挺高兴。看中国，在自己的地方看，有时候不太清楚，从外国回来再看，感到中国现在非常有活力。

王鲁湘：包括像对贵族精神这个问题的思考，可能都是您在欧美，特别是在欧洲进行游历的过程中，然后有一只眼睛回过头来看向自己的家园的时候，在对比中产生的一个灵感，是吧？

刘再复：有这个关系。比如欧洲，整个贵族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法国革命以后，被打断了一下。它有个贵族的系谱，所以它们形成了一些贵族精神，到现在还延续下来。这方面对我有一些启发。大国的崛起，不光是物质的问题，不光是经济的问题，它有时候还是人文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所以我讲这个题目，跟在海外看到的有关系。我在出国以后，大概走了将近30个国家，非常有好处，把视野打开了。视野打开以后，再看我们这个国家，会看得更清楚，当然也更低调。这么一个大国，能够到今天也不容易。

王鲁湘：对。好，那么现在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再复先生进行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大家欢迎。

刘再复：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第一个问题，对五四运动的反省。大家知道我是研究新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另外我也研究一些文学理论。思考“五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我一直评价很高，五四运动的文化领袖，这些文化的改革者，他们是充满慈悲心的，他们对我们中国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所以他们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情。我们知道明治维新，它当时有一个重要口号，说是书籍奉还。那么五四运动做了件什么事呢？是文字奉还，就是文字不能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也应该让多数人都能够掌握，“五四”以前的文和言是分开的，所以要把文和言统一起来，要用白话文来写文章。所以它做的事情是文字奉还的一个伟大的工程。

另外，从思想史来说，五四运动带有历史的合理性，它有两个大的发现：第一个，它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已经不足以迎接现代社会的挑战了。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第二个，它发现了在中国的大文化的传统里，逻辑文化和理性文化的阙如，就是不足。这两个大的发现，使得五四运动永远带有历史的合理性，永远不可抹杀。

肯定这两个大的发现之后，我对五四运动也做了一些反省。当时五四运动是由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来的，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推倒贵族文学，就有问题。我认为提出这个口号有两个概念的错位。

一个概念错位，就是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的界限，也可以说是没有分清贵族阶级跟贵族文学的区别。什么叫做贵族？我们翻开《辞典》，一定会找到答案，贵族就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贵族特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贵族精神、贵族文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推翻了贵族政权，但是最后，它把贵族精神、贵族文化保留下来。在法国，最高的勋章，最高的奖章，都叫做骑士勋章，骑士就是次等贵族，是代表侯爵、公爵去替国王打仗的。文化精神跟贵族特权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概念的错位。

另外一个概念的错位是什么呢？就是把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搞错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不是国民文学，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是奴才精神，是流氓精神，是痞子精神，而不是平民精神，这是很大的概念的错位。我们很多平民都有贵族精神的，像《红楼梦》里面的晴雯，她身份下贱，心比天高，所以贾宝玉的“红楼女儿国”里面就说“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她的精神是很高贵的。贵族精神讲的是人格的高贵，这一点是不能够轻易否定的。五四运动就发生这两个概念的错位，所以我们今天探讨贵族精神的时候首先从对五四运动的反省开始。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贵族精神？我们看西方的思想史，西方的文化史，

西方的社会史，就会发现，很多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对贵族精神不断地做定义，在这些定义里面有很多是冲突的，是不同的看法。从亚里士多德到但丁，到尼采、罗素、托克维尔，他们对贵族都不断地进行定义。把他们的定义归纳一下，我把贵族精神归纳成几点，最基本的、核心精神的几点。

贵族最重要一个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这是尼采道破的。尼采是19世纪最后一年去世的。他很有天才，好像预感到20世纪贵族将会死亡，也就是贵族精神将会灭亡，所以他当时就高举贵族主义的旗帜，他的《善恶之彼岸》和《道德系谱学》都写得非常好。他对贵族进行定义，那么定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就是对人的自由意志、对人的个人尊严的一种充分的肯定。尼采有一点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上层人跟下层人，他们的道德准则跟精神准则是不相同的，所以他们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标准是不相同的。他鼓吹说，上等人，就是所谓贵族要向下等人开战。他是贵族主义者，很偏激，但是他所说的这条自尊的精神，是对的。贵族很讲究自尊，我们知道贵族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就是决斗，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贵族、伟大的诗人，他们就是决斗而死。那么这个决斗的行为语言，说明的是什么理念呢？就是有一种东西是比生命更加重要的，这就是个人的尊严，就是自尊。所以这点是贵族精神非常重要的、最根本的精神。

第二，就是讲原则精神。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自尊，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个人的尊严，但是贵族知道，他们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与人是相关的，既尊重自己，还要尊重别人，所以贵族在与别人的关系当中要讲规则，讲原则，要讲游戏规则，这是贵族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决斗的时候，比如说20米内，你拿着手枪，我拿着手枪，到有一个人倒下为止，一个人死为止。不可以违背规则，你一旦违背规则，首先你就是失败者了。所以要严格遵守规则。

也就是说，除了自尊之外，还有自律。英国的贵族传统很发达，它产生了一种游戏公平原则，就是费尔泼赖。鲁迅先生写《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那时候他还是比较激进的，当然在当时也有他的道理。后来，20世纪80年代

初，王蒙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论费尔泼赖应该实行》，认为公平原则还是要实行的，要有游戏的规则。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贵族精神的反面，它的对立项，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流氓最糟糕的就是不讲原则，不讲规则，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鲁迅先生在定义流氓的时候说，凡是没有一定理论线索可寻的，都可以把他称为流氓。没有原则，不讲原则，不讲游戏规则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所以讲原则精神，是属于自尊精神之外的自律精神。

第三，就是低调。凡是贵族，他的精神里面一定是低调的。这个低调是什么？就是自尊、自律之外，还要自明。贵族虽然拥有财富，拥有土地，拥有钱，但是他自明，因为他有比较高的学养跟修养，知道世界有多大，历史有多长，知道自已的位置，个人的位置，有限性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不敢唱高调。

其实比较有力量的人都应该是低调的。所以鲁迅先生说，那个猫是比较有力量的，所以它不叫，而老鼠没有力量，所以它吱吱叫，大象也是这样，大象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它的耳朵是覆盖着的，兔子没有力量，它的耳朵是翘起来的。凡是财大气粗的人都不是贵族，凡是贵族一定是财大而气不粗。这种低调是学养跟修养形成的一种精神。中国有一句话，叫皇帝话少。皇帝，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说是第一贵族，他不能讲太多的话，也要低调才行。所以皇帝话少，不能讲太多。

第四，淡漠名利。就是不把名利看得太重。这一点是中国南朝时期的沈约在《高士赞》里面特别提出来的，他当时谈到的贵族有好几个，把隐士都放进去了，给贵族下了比较宽泛的定义。沈约本身就是一个贵族，他对贵族下了几个定义，比如避世，避言，就是要远离俗世，离俗人的社会远一点。再一个，他讲一定要淡漠名利，要安于比较清贫的、比较质朴的生活，不要大块吃肉。他把争名夺利看成是一种耻辱，所以这也是贵族精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四点是我概述贵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贵族精神有历史的积淀，特别是

在欧洲，贵族历史传统比较久，经过长期的积淀以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贵族精神。贵族精神形成以后，它本来是贵族主体创造的，但后来慢慢形成人类共同的财富，大家觉得这种精神不错，它就变成一种公认的优秀的精神遗产和精神境界。骑士精神，也慢慢形成自己的一套精神，比如我们一谈骑士精神，一定是慷慨、正直、尊重妇女、扶持弱者。我们讲文学史、思想史，一定讲骑士精神，也一定会讲到这几点。贵族精神是人类共同的优秀的遗产。

俄国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反省俄罗斯国民性的时候认为，俄国国民性上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追求神圣，但不追求正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俄国缺少欧洲的骑士传统、骑士精神。其实中国也有这个问题。中国也是追求神圣，只是我们不是东正教的背景，我们是孔夫子的背景。我们追求当圣人，但是不太崇尚追求正直。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省的问题。因为你要当圣人，这不太容易做到，不太容易做到就不得不戴面具，戴面具就虚伪了，而虚伪是对人性腐蚀最厉害的一种东西。所以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的时候有点道理，说旧道德变成伪道德了，变成虚伪了。我们也缺少欧洲的骑士传统，不崇尚正直。崇尚正直跟崇尚神圣是不同的，这跟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骑士传统是有关系的。

贵族精神表现在文学上，又有非常重要的特点。贵族文学是贵族精神的一个载体，也可以说贵族精神的一些精华都在贵族文学里充分呈现出来了。我们看到中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它的贵族精神表现出几个重要现象，就是几个特征，我把它概括成六条。大家可以看一看，西方文学跟中国文学里面的贵族精神，是不是能够离开这六条。

第一，品格的高洁。比如普希金和屈原，屈原是典型的贵族，屈原的《橘颂》，也典型地表现自己的高洁。普希金有很多诗都表现高洁精神。他们非常像。品格的高洁是贵族精神在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第二，精神的雄健。精神的雄健也是贵族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比如像我们中国的嵇康，嵇康也是贵族，嵇康精神的雄健，除了他的文字语言，他

的行为语言表现得也非常突出，所以鲁迅非常崇尚嵇康。我们知道，他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他就是不想去当官，山涛要介绍他去当官，他气得要命，就跟他写绝交书了。我们知道钟会，钟会当时是司马氏王朝的一个炙手可热的宠臣，权力非常大的，当时他想拉拢嵇康，那天就带着几个人去看望嵇康。结果嵇康看见他进来了，连眼珠都不转过去，钟会很生气，后来要走的时候，嵇康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就回了一句话，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当时钟会很生气，这也导致嵇康最后上了断头台。你想嵇康当时只要敷衍一下，他就可以当大官，但是他就是不敷衍，他的行为语言表现出来的，是精神非常的雄健。最后要上断头台之前，他弹了《广陵散》，他只说了一句话，从今之后，这《广陵散》可能再也没有人会弹了。这也是一种精神的雄健。再说拜伦，20岁左右就在上议院获世袭职位，是一个很典型的贵族，继承爵位的贵族，后来他投身希腊民族解放的战争，他的诗文跟他的行为语言都是惊人的雄健。

第三，心气的高傲。比如屠格涅夫，在俄国的文学里面，屠格涅夫是贵族文学的一个很典型的作家，他写过《贵族之家》，写过《父与子》，都是非常好的贵族文学作品。我们看到《父与子》里面的主角巴扎诺夫，他的气质是非常高傲的，心气非常高傲，他所有的表现，都表现出血液的深处有一种不可征服的骄傲。

第四，理想的卓越。比如俄国的贵族诗人、十二月党人，像薇拉·妃格念尔的自传《俄罗斯的寒夜》，这是典型的俄国女贵族诗人的作品。十二月党人，它本身是贵族党，贵族有一种理想，可以为这理想而献身，所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面，特别开辟了一章，他把拜伦写进了西方哲学史，分清贵族的造反跟农民的造反的区别，他认为贵族的造反，是有理想的，农民的造反，缺少理想。贵族常常表现出理想的卓越。

第五，道德的完善。道德的完善，表现得最典型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复活》，其中的三个男主角彼尔、列文、聂赫留朵夫，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道德的完善。

第六，艺术形式的精致。像我国南朝，沈约对四声八病的界定，还有法国古典主义三一律的一种审美要求，都是艺术的精致。那么这些都是贵族精神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

王鲁湘：非常感谢刘先生精彩的演讲。大家听得都入了神，我也在听的过程中，做了一些笔记。在这里，我有几个问题跟刘先生请教。我们知道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一些先进人物就提出了强国这个梦想，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和西方相比，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积弱、积贫，我们现在要强国。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做到现在，应该说已经做了150多年了，强国一直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在这100多年中历史进步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强国梦。但是强国这样一个理念，导致的社会实践，会是不同的路径。那么在西方，它不是由强国梦作为社会一个导向性的东西，它是从民富，由老百姓一个一个地富起来，然后指引着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它这个导向的标志是不一样的。当然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民富的重要性，所以现在我们也同时提出了两个目标，就是把国强和民富，放在一起，国强民富。但是那一天，我和一位搞宪法的学者，在《世纪大讲堂》讨论的时候，突然想，光有这两个目标不够，应该在这两个目标的中间，并列地甚至可能是摆在前面的，还要提一个目标，叫人贵。

刘再复：对。

王鲁湘：就是人贵，民富，国强，应该这么摆。首先把人的尊严放在第一位，把生命的尊严放在第一位，我们尊重每一个老百姓去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这样一种合理性，最后自然而然地我们的国家就会强大。是吧？

刘再复：对。

王鲁湘：所以您在这里提到贵族精神的时候，我觉得在中国是一个长期的缺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人的尊严没有足够的认识。

刘再复：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鲁迅是天才，他在青年时代，很早就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立国先立人。

王鲁湘：立国先立人。



刘再复：立国先立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中国有句古话，就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关键是人。过去一些朝代，后来不行的时候，都发生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后继无人。所以关键是人，人的精神素质，人的精神境界，人的生命质量，这是关键。一个国家要强大，它能不能持久地强大，能不能健康地强大，关键看人是不是健康，人本身的生命质量怎么样。我们如果能够充分地意识到这点就非常重要。比如现在，社会充分发展了，但是有一条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讲规则。中国的发展是先打球以后再画篮球场的。先搞现代化运动，然后才慢慢定规则，时代大转型的文化准备、心理准备，各种准备都不够。应该承认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很高的契约意识，很高的守规则意识，包括人的尊严意识，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要尊重我们所有的协议、所有的契约、所有的规则。如果不是这样子，将来经济越来越发展，而我们这方面将会越来越漏洞百出。

王鲁湘：好，下面这里有一个网友，委托我向刘先生提一个问题。他的网名叫三代人，他说，西方人有一句谚语，造就一个暴发户，只需要一天；造就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而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叫做富不过三代，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败业。历代财富拥有者都没有走出这样一个怪圈，那么如此一来，中国岂不是永远都不会有贵族精神了吗？

刘再复：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论点。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暴发一天就可以完成。我们不要把创业看得那么容易，我们应该尊重今天中国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中国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是真正进入一个经济的时代，进入经济的时代是非常不容易、非常艰难的，一部分人暴发出来，成为先富起来的人，我们仍然要非常尊重他们。这一点，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常常有偏见，重农抑商，我到海外以后，改变了这个观点。我在美国看到，真正的精英都是在商业社会里面，而且许多文化规则都是在巨大的商业活动当中学会的。我曾经讲过，中国人将会在未来的巨大的商业活动当中学会妥协。

王鲁湘：对，理性。

刘再复：理性，谈判，讲价钱，再谈判。所以暴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